

中篇 NOVELETTE
世界小说经典文库

德 奥 卷

主编 高中甫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德国、奥地利卷/高中甫主编.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3

ISBN 7-80114-100-8

I. 世… I. 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②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 IV. ①I516.4②I5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787 号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德国、奥地利卷

出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委党校 2 号楼(车公庄大街 6 号)
邮 码 100044 电 话 8366741 83667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538 千字 印 张 22.37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4-100-8/I·47
定 价 平装(每册)25 元 精装(全套)688 元

本 卷 序

高中甫

这个集子共收有自歌德至曼氏兄弟、黑塞等人共十四位德奥作家十四部中篇小说。限于篇幅，有些作家的中篇只好割爱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这十四位作家的这些作品确也是德奥中篇小说中的精品，具有代表性，称得上是经典之作。

中篇小说 (Novelle) 不仅仅取决于篇幅的长短，是介于短篇小说和长篇之间的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它自己的艺术特点。自19世纪起理论家专就中篇小说的结构、特点、形式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有了一门称之为中篇小说学 (Novellistik) 的学问。歌德1827年在与埃克曼的一次谈话时曾就 Novelle 一词的意义做了这样的说明：它是指发生的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歌德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情节的新奇性，二是指故事围绕一个中心进行，是一个事件，而非数个事件的交叉或平行的发生；这正如擅长写中篇小说的斯托姆所说的，Novelle 必须以一个矛盾冲突为中心，从这个中心去组织全篇，因此要求形式完整严谨，要剔除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有的理论在研究 Novelle 这一文学形式的结构时运用了圆周的概念，指出圆周上的每一个点都指向圆心。以此说明 Novelle 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景物，每个人物，每个情节都与中心事件相关。我想可以称为一种辐辏性质。因此，从理论上讲，篇幅不应当是决定中篇小说的一个条件；然而实际上，容量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这一方面大

概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吧，另一方面确也难以在篇幅相差无几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很难从理论上阐述得清楚。也就是这个原因，这个集子里收进的都是介于三万字至六七万字之间的作品。

德国的 Novelle 可以说是自歌德（1749—1832）始。E·K·伯内特在 1934 年就出版了一本题为《德国 Novelle 史，自歌德至托马斯·曼》，1963 年克拉因撰写了一本研究 Novellistik 的著作：《德国 Novelle 史，自歌德至当代》。这表明歌德在 Novelle 创作上的地位，他不仅在理论上对这一文学体裁做过阐释，而且在创作实践上有所建树。在这个集子中我选了他的《五十岁的男人》做为首篇。这部作品是他嵌入他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中的一个独立的中篇小说。作者在这里讲述了一个新奇的闻所未闻的事件：舅父向外甥女求婚，而奇而又奇的是他的儿子插足夺爱，一对青年人终成眷属。歌德通过这样一个故事，细腻地描绘了一个五十岁的男子喜怒哀乐时的心态。

在歌德晚年崛起的浪漫派文学运动中出现了不少创作中篇小说的能手，如克莱斯特（1777—1811）、梯克（1773—1853）、克·布伦塔诺（1778—1842）、埃辛多夫（1788—1857）、E·Th·A·霍夫曼（1776—1822）、福凯（1777—1843）等人，他们在中篇创作中，更把“闻所未闻”引向了怪诞，把新奇发展成为幻想。在这个集子里限于篇幅我只选了克莱斯特的《O 侯爵夫人》和霍夫曼的《斯居戴里小姐》。《O 侯爵夫人》讲述了孀居的 O 侯爵夫人的奇异经历。她出身名门望族，品德端庄，可却突然怀孕了。令人惊异的是，她既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强暴她的是谁。为了家族的荣誉和洗刷自己的耻辱，她勇敢地在一份报纸上登出了一则求夫广告，愿意与使她怀孕的男人结为夫妇。这篇小说有着强烈的戏剧性，悬念的设置极富匠心，冲

突的解决出人意料。《斯居戴里小姐》是霍夫曼小说集《谢拉皮翁》中的一篇，它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叙述了一个看来离奇，实际却合乎情理的故事：许多在一个著名金匠处订制首饰的人却遭到杀害，首饰也丢失，接着金匠本人也被杀。最后真相大白：杀人犯是金匠本人，因为他无法忍受他亲手制造的艺术品落入他人之手；杀金匠的是一个订制首饰的人，他为了自卫杀死了金匠。小说的结构一反平铺直叙、以时间为序的形式，读来引人入胜。

随着浪漫派运动的结束，是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毕德迈尔或三月革命前时期，它大体是1848年前的年代。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写有中篇小说作家有E·默里克（1804—1875）、A·封·德洛斯特—徐尔斯豪夫（1797—1848）、奥地利的F·格里尔帕策（1791—1872）和毕希纳（1813—1837）等人。虽然不能说在他们的作品里有什么共同的特征，但却是由怪诞和梦幻转向现实。在这个集子里我选了两篇，一篇是格利尔帕策的《穷乐师》，另一篇是默里克的《莫扎特去往布拉格的路上》。这两篇都是以音乐为题材的小说，前一篇写一个穷乐师的不幸的一生，他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甚至他的小提琴的技艺也是拙劣的，但是在这个充满不义和欺诈的社会里，音乐成了他唯一的安慰。《莫扎特去往布拉格的路上》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小小说，富音乐感，这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抒情诗人，是一位对音乐有极高素养的作家。默里克通过莫扎特仅在路途上一天时间内的遭遇和经历，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性格和创作冲动。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所谓“诗意的现实主义”时代，文学不再介入政治事件和社会生活及去对现实进行剖析和揭露，而是保持距离地去观察去描述，去发现人性在有限的生活领域里的保持，这实质上是批判和美化之间的一种诗意平衡。从我选的这一时期的两位作家施托姆（1817—1888）和保尔·海泽

(1830—1914)的两篇作品中多少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文学主要倾向。施托姆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能手，他写有不少中短篇作品，《木偶戏子保罗》(1874年)是他近晚期的一部作品，他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讲述了一对恋人历经波折终于成为眷属的爱情故事。海泽是德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10年)。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除长篇、诗歌和戏剧外，仅中短篇就有一百八十篇之多。但他的大多数作品缺乏独创性和深刻的社会内容，虽然其中也不乏力作。这个集子选的是他晚年创作的《死湖情澜》，讲述了一个经历一场爱情痛苦的医生如何重新赢得爱情和生活勇气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有着一个大团圆的结尾，这大抵可看作是这一文学时代特点的一种反映。

在十九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作家，但创作的中篇小说并不多，大都是戏剧和诗。作为这一文学运动的代表劳格·豪普特曼(1862—1946)可算是个例外，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也写有长篇、中短篇小说。本书选了他的《公园里的枪声》，这并不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有着强烈的批判意义的一部现实主义之作，它通过一个重婚罪的故事，揭露了德国容克贵族的道德堕落和殖民主义者的不义与残忍。

在德国现代文学中我选了三位作家亨利希·曼(1871—1950)、托马斯·曼(1875—1955)和赫尔曼·黑塞(1877—1962)每人各一部作品。无论是亨利希·曼的《童年》、托马斯·曼的《特里斯坦》还是黑塞的《拉第德》，在他们的整个创作中并非是代表作，但在他们的中篇小说中却是上乘之作，也是德国中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从表现形式，艺术技巧和思想内容上都有着鲜明的现代色彩和时代内容。在这一时期我选了三位奥地利作家的三部作品：阿·施尼茨勒(1862—1931)的《埃尔泽小姐》、斯·茨威格(1881—1942)的《象棋的故事》(1941年)和卡夫卡(1883—1924)的《变形记》(1912

年)。还在施尼茨勒在世时，他的作品就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而斯·茨威格从八十年代起就一直是中国读者所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埃尔泽小姐》是一部通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它绵密地记录了一个青年少女在骤然打击下的精神活动历程和心灵轨迹；《象棋的故事》是作者生前创作的最后一篇作品，它以心理描写见长，细致入微地表现了特殊环境下一个受法西斯迫害者的精神和心态。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变形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荒诞的形式，写了一个人忽然变成一只甲虫的故事，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人的异化，物对人的统治。这三篇小说不仅在表现方法上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而且有着强烈的批判意义。

本集所收进的十四部中篇小说，排列以作家生年时间为序，这寥寥可数的篇目当然不能完整地反映德奥中篇小说创作自歌德至托马斯·曼、黑塞时代的全貌，但它们都是各个时期著名作家的精品，通过它们不仅使我们得到审美上的享受，也为我们对德奥中篇小说创作发展的理解提供一些帮助。

在限定的五十多万字的篇幅里无法容纳更多的内容，不仅割爱了自歌德到托马斯·曼之间许多作家的一些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且还不得不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著名作家的著名中篇小说全部舍弃。与其挂一漏万，不如不全则无，但愿能有机会再选一本现当代德奥作家中篇小说集，加以弥补。

1995. 06. 25

目 录

本卷序·····	高中甫 (1)
五十岁的男子·····	歌德 (1)
斯居戴里小姐·····	霍夫曼 (60)
○侯爵夫人·····	克莱斯特 (125)
穷乐师·····	格里尔帕策 (159)
莫扎特去布拉格的路上·····	默里克 (201)
木偶戏子保罗·····	施托姆 (264)
死湖情澜·····	海泽 (309)
公园里的枪声·····	豪普特曼 (368)
埃尔瑟小姐·····	施尼茨勒 (414)
童年·····	亨利希·曼 (478)
特里斯坦·····	托马斯·曼 (523)
拉第德·····	黑塞 (565)
象棋的故事·····	斯·茨威格 (606)
变形记·····	弗·卡夫卡 (658)
后记·····	(706)

目 录

- 本卷序····· 高中甫 (1)
- 五十岁的男子····· 歌德 (1)
- 斯居戴里小姐····· 霍夫曼 (60)
- 侯爵夫人····· 克莱斯特 (125)
- 穷乐师····· 格里尔帕策 (159)
- 莫扎特去布拉格的路上····· 默里克 (201)
- 木偶戏子保罗····· 施托姆 (264)
- 死湖情澜····· 海泽 (309)
- 公园里的枪声····· 豪普特曼 (368)
- 埃尔瑟小姐····· 施尼茨勒 (414)
- 童年····· 亨利希·曼 (478)
- 特里斯坦····· 托马斯·曼 (523)
- 拉第德····· 黑塞 (565)
- 象棋的故事····· 斯·茨威格 (606)
- 变形记····· 弗·卡夫卡 (658)
- 后记 ······ (706)

五十岁的男子

歌德 著

王克澄 译

少校骑在马上，一路向田庄行来，他的外甥女熙拉莉为了恭候他的光临，早已站在通往邸宅的石级前。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因为她出落得越发颀长和妩媚了。她抢步走到他的跟前，他却以父辈的身分，把她搂在自己的胸前，他俩随即捷步登上石级，去见她的母亲。

他的胞姊，是位男爵夫人，也同样对他表示欢迎；当熙拉莉抽身走出房门，去准备早饭时，少校便喜形于色地说：“我这回要简单地说明一下，有关我们的田庄业务，目前已经宣告结束。我们当元帅的哥哥，却有自知之明，他不论跟佃户或者亲戚，都无法打好交道。因而在他有生之年，索性把大小田庄，统统托付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他名下的那笔年俸，数字是相当可观的；然而，这在我们呢，务必让他每年提取；我们目前已是收益不少，至于将来的话，还不都归我们所有！田庄上新的机构，才整顿好不久。我目下正等待着启程，眼看又要大干一场了，它将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我们安心地观察，我们的孩子正在日益长大，而对他俩的结合，如果要加快步伐，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和他们了。”

“要是不把我知道的一件秘密，向你彻底揭示，”男爵夫人说，“也许这结合的好事，是很妥当的。熙拉莉心中可有人啦；你的儿子，要从她身上打主意，希望不会太大，可能还要落空。”

“你说什么来着？”少校不由得嚷道，“这是可能的吗？我们

眼下正在全力以赴，想把家计整顿好，却不料这桩恋爱的事情，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对我说，亲爱的，快对我说，把熙拉莉的心紧紧抓住的，究竟是哪一个？或者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或者我们还有希望可以消除这稍纵即逝的印象？”

“你得先考虑一下，然后再猜吧，”男爵夫人回答说，谁知这样一来，却反而使得少校局促不安。他正要进一步追问，熙拉莉却偕同端着早餐的仆人们一起跨进房来，从而使这本来分晓在即的谜儿，又变得一无着落。

少校自己相信，他对这位美貌的姑娘，跟刚才已有不同的看法了。他好像觉得自己产生了一种嫉妒的心情，欣羡那个侥幸的人儿，想不到这个人的形象，竟在她如此纯洁的心坎上，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进用早餐，感到毫无滋味，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份早餐，乃是根据他本来的爱好和平时的要求而精心烹饪的。

遇到这样沉默寡言的场合，熙拉莉已是兴致索然，男爵夫人也尴尬得很，便拉着女儿，走到钢琴前边；但是，尽管她演奏得旋律明快、感情充沛，却没赢得少校的一下喝彩声。少校希望，最好这顿早餐快快结束，甚至这美貌的姑娘也快快离开他的身边。男爵夫人打定主意站起身来，建议她的胞弟跟她到园子里散一会儿步。

只有他们姊弟两人的时候，少校便迫切地又提出他刚才的那个问题；他的姊姊隔了一会，笑着回答说：“你若要找她所爱上的侥幸人儿，你不用走到天边，喏，他就近在眼前：你给她爱上了。”

少校愕然若失地站停了身子，接着大声嚷道：“老实说，我对此感到很侥幸，也很为难，如果你要说服我的话，我认为这玩笑，未免开得太不是时候了！因为，尽管我从这出乎意料的境遇中适应过来，需要很多时间，然而我却‘独具只眼’，看

到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彼此间的种种关系，将会受到干扰。不过，唯一使我得到慰藉的，却是我十分相信，类似这样的爱情，仅仅是个表面现象，而隐藏在它背后的，无疑是种欺骗自己的行为，而且像她这样一位正直而善良的人儿，一旦犯了错误，往往通过本人，或者至少通过知情人的帮助，是能够迷途知返的。”

“我却并不认为这样，”男爵夫人说，“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熙拉莉的感情，还是非常真挚的。”

“我真不敢相信，像她这纯朴的素质，竟会染上如此虚假的感情！”少校抢白着说。

“说是怎样虚假，那也不见得吧，”姊姊说道。“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爱上一个年岁比你还大的男子哩。你眼下正好是五十岁；也许比较热情的其他民族，五十岁是老了，而对一位德国人来说，你正进入壮年哩。”

“但是，你该用什么来证实你这种推测呢？”少校问道。

“这哪里是我的推测，分明是事实嘛。我希望你日益跟她接近。”

熙拉莉走来，跟他俩呆在一起，少校这时的想法，尽管事与愿违，但却已经有所改变。她在他的眼里，看来比刚才更加动人，更加华贵；而她的体态，几乎使他为之倾倒，他对胞姊的那席话，开始深信不疑了。他的感受，是无比的舒适，尽管如此，他却默不做声。当然，熙拉莉是非常逗人喜爱的，她在情人面前，是羞人答答，含情脉脉。而在长辈面前，却又如此大方，如此自在；因为她爱他是真挚的，是完全出于内心的。花园里，春光旖旎，景色宜人，少校见到许多古老的做木，重又繁花满枝，不由得也深深相信，自己正是春回大地的时候了。而跟这位千娇百媚的姑娘盘桓，谁不会被弄得神魂颠倒呢？

他们就这样共同消磨了一天；家庭生活嘛，主要还在于上下和睦；晚饭过后，熙拉莉又坐到了钢琴前；少校则用跟早上

不同的耳朵，来聆听她的琴声；一支乐曲完了，又接上一支新的，一首歌曲结束，再唱第二首，他们这次小小的团聚，直到夜阑人静，这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少校回到自己的卧室，发觉那儿的陈设，完全跟旧时一样，有种给人闲情逸致的感觉；甚至一些铜雕，本是他爱不释手的，也从其他的房间里，搬来挂在墙上；他既然注意到这些玩意儿，因而不免察觉到，即使是自己个别的细小爱好，也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这回睡觉，只需要很少时间；也许是他内在的生命力，使他一早就醒了过来。但是，他忽然发觉，今天的某些事务，安排尚欠妥贴。他本来有个马夫，也是他的下人和内室侍从，多少年来，他却从未对他讲过一句重话；因为他的日常事务，都按照他固有的习惯，被安排得井然有序；马儿受到精心照料，衣服得到及时浆洗；然而，今天，由于他起身太早，所以对任何事情，都有些看不上眼似的。

过后，却又发生了另一个情况，使得少校很不耐烦，甚至十分烦躁。平日，他本人也好，他的仆人也好，他认为，一切还算差强人意；而目前，当他往穿衣镜面前一站，却发觉自己的面貌，并不像他理想中那样的俊秀。不能否认，他已多添了几茎花白的头发，就是脸上，也隐约可见地露出了几丝皱纹。他于是比平时更卖力气，又是洗擦，又是搽粉，但是，事到最后他也只好听其自然，不了了之。此外，身上的衣着，以及衣着的整洁程度，他也非常不满。因为上装上面他不时发现皱褶，而他的靴子也并非纤尘不染。老人真不知说些什么好，不过，当他见到面前站着一位变了样的绅士时，心里却又不胜惊诧。

尽管为了打扮，耽搁不少时间，但当少校来到园里，时间却依旧很早。他希望找到的熙拉莉，也果真找到了。她捧着一束鲜花，向他迎面走来，他却反而失去勇气，像平时那样上前

与她接吻，甚至拥抱。他目前陷进了世界上最舒服的困境中，几乎不能自拔，他被一种感情所镇服，一时也无法想象，这感情究竟要把他引向何处。

男爵夫人同样毫不迟疑地很快地出现在他俩的面前，有人刚给她捎来一张便条，她就这张便条递给弟弟，一面却嚷道：“它告诉我们谁将来了，这在你是猜不出来的。”——“那我一着就会明白！”少校答道；他看过以后，知道他有一位演戏的朋友，正路过离庄不远的地方，打算上这儿逗留片刻。“我感到奇怪得很，竟会跟他重新见面，”少校说，“他已经不是一个青年了，不过我听说，他经常扮演年轻人的角色。”——“他肯定比你大十来岁哩，”男爵夫人接着说。“根据我的全部回忆，”少校答道，“完全是这样的。”

没有多久，兴冲冲地走来了一位男子，他神采奕奕，和颜悦色。当旧友重逢的时候，双方都不禁愣住了。然而转瞬间，他们却立即认了出来，而且通过多方面的回忆，谈话的气氛，也变得活跃了。他们相互叙寒问暖，说长道短；继而彼此交谈了各自的目前状况，最后他们马上觉得，今后最好就再也不要分离了。

我们知道，这位朋友有段轶事：他昔时长得翩翩年少，落落大方，因而受到一位贵妇的青睐，这是他的幸福，也是他的灾难，正当他遭到极大的危险和困难时，幸而少校伸出援救的手，使他摆脱了苦难命运的羁绊。所以他对这位弟弟，乃至那位姊姊，都是永志不忘的；因为，那位姊姊，通过及时的劝戒，使他处处谨慎，步步小心。

饭前的那段时间，只有这两个男子呆在房里。少校面对这位老友，全面而又仔细地端详着他的一举一动，真是景慕不已，是呀，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惊诧表示。他好像一点也没有变化，因而毫不足怪，他直到今天为止，还作为一个谈情说爱的年轻

角色，一再出现在舞台上。“你如此打量着我，未免有点过分了吧！”他终于对少校说道：“我终日忧心忡忡的，便是你觉得我跟昔日相比，变化也许太大啦。”——“哪里的话，”少校回说：“相反来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却是你的外貌，要比我神气得多，年轻得多哩；因为我早知道，你是个有所作为的男子，因而在你遇到某种困难时，我就不管年幼无知，冒着风险，鼓足勇气，坚决跟你站在一起。”——“这在你是失于检点的，”另一个说，“这在你们确乎是失于检点的；尽管你们没有被人诅咒，却至少也受到谴责。我们必须经常要考虑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要讲实际，别图外表。人是实际的玩意，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归根到底，当实际和外表开始相互比较，而外表的生命力又远不如实际时，人们却仍要注意，不能忽视掩盖内在实质的外表。”——“你说得很对，”少校说着，不由深深地叹息了一下。“也许并不完全对，”那位上了年纪的青年说道：“当然喽，从我的工作来说，如果不花最大的努力，来保养我的外形，那简直是不可原谅的。然而，你们其余的人，却由于某些原因，需要考虑更有意义更有影响的其他事情。”——“不过，有的时候，”少校说，“人们的内心世界感到神清气爽，那么他们的外表，也必然是精神焕发的。”

因为这位来客，对少校的实在心境，一时还摸不清楚，所以就用一个军人的思想，来抒发自己的见解，他便侃侃而谈：作为一个军界人士，他就得多多考虑自己的外表，犹如一位军官，他必须时时注意衣着，连得他的皮肤，乃至他的头发，也不能有半点马虎的地方。

“我不负责任地来打个譬喻吧，”他继续说道，“你的两鬓，已经发白，你的面孔，也有不少皱纹，你的头发，开始脱落。你不妨瞧瞧我这年岁已大的人吧！请注意我这副模样！这并不是什么魔法，而是在于我每天使用的精力，绝不超过一定的界限，

即对我的心身不加戕害，或者至少不使疲倦。”

少校通过这席偶然的谈心，觉得他的朋友优点很多，使他一时无法中止他的说话；但是，他却以谨慎的态度，轻声地与这位旧时的熟人，不断交换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我过去在这方面比较疏忽了些！”他说，“要是弥补过去，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我必须从目前开始，对这方面多加注意，你也别因而对我产生更坏的印象。”

“疏忽，那没有这回事！”那人答道，“你们这班正直的先生，只要别那么执拗，别那么拘泥，认为考虑自己的外表，就是一种虚荣的表现，从而缺乏兴致，去参加一切愉快的活动，来寻找个人的快活。”——“即使这不是一种魔术，”少校微笑着说，“然而你们能够经常保持这么年轻，这毕竟也是一个秘密，或者至少是那些被报纸不时赞赏的秘方，你们就知道从这些秘方中，把最奏效的挑来尝试。”——“你讲起话来，要么开玩笑，要么很认真，”那位朋友说，“这恰恰是你的一种秘方。有不知其数的事物，它们的外表往往比内在的东西容易衰老，因而人们从很早以来，就想给它们的外形补充营养，而这些方法，却是无足轻重的、简单的，有时也凑合起来的，演戏同仁们把这些方法告诉了我，有时出些现钱，有时是通过偶然的机会有，然后再由我自己，闯出一条路子来。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我是坚持不懈，从不间断我的研究。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么许多，我并不夸大其词：我随身带的那个小小化妆箱，代价是相当可观的！只要我俩能连续待上十四天，我就把这小箱子的种种效果，都在你的身上试验一下！”

要是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正在这恰到好处时光，出其不意地送上门来，少校想到这里，不觉精神振奋，连他的面貌，老实说，也显到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了，从而他产生一丝希望，但愿他的头发、面庞，跟他的那颗赤心，也变得表

里一致，继而却又颇为不安，深恐这将要熟悉的方法不易掌握，他这时站在桌边，已经变作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只见那位一往情深的熙拉莉，正对他凝眸注视，他便欣慰似地走去，又用坚定的目光瞧着她，而这坚定的目光他在早晨还是十分陌生的。

这位演戏的朋友很有把握，他知道通过这些回忆、叙述，乃至妙不可言的思想，可以使一个激动的善和性情，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开朗起来，少校果真一筹莫展，犹恐那人吃罢了晚饭，马上就要动身。他便千方百计，留住他的朋友，至少过了今夜再走，一面却急切地表示，马车明儿一早就套。总之，即使要使用卫生的盥洗室，一般也不用跑到屋外，除非这朋友需要进一步了解它的设施及其使用方法。

少校早已领会，他在今天不能坐失良机，因而晚饭过后，就跟他的那位故交促膝谈心。因为他对自己的事情，很难开门见山地提出，需要绕个弯子；所以，当他们过后一触及刚才的那个话题，他就信心十足地说：从他个人而言，他宁可加倍留神，来保养他的外形，不怕有人认为他这专心致志的行径，乃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从而对他从伦理上妄加诋毁，但是他这种行径，如果是为了对自己五官的保护，那他们就得承认，这也无可厚非。

“这些话我并不感到讨厌！”那朋友答道；“因为善于这种辞令的人，他们在讲话时，从不很好考虑，或者严格地说，通过这些说话，却充分表现了他们不友好不善良的本质。你不妨仔细观察一下：人们经常管它叫虚荣心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每个人据说都有自我爱好，有自我爱好，便是他的幸福。他既然有了自我爱好，又怎么能不让这种心情舒舒服服地流露出来呢？他既然从现实中获取这自我爱好，又怎肯在现实中隐藏起来呢？有些情投意合的人们，所谓情投意合，也只是我俩在这儿谈谈而已，他们看到这种自我爱好的心情，即使太明白地流